

世界动物故事名著

霹 雷 虎

【加拿大】欧·汤·西顿著

黎金 林希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世界名著 世界名著 世界名著 世界名著

世界动物故事名著

霹 雷 虎

【加拿大】欧·汤·西顿著

黎金 林希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技术编辑 王竹清

霸 雷 虎

〔加拿大〕欧·汤·西顿 著

黎 金 林 希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）

邮政编码 200052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溧阳印刷厂印刷装订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6 字数 79,000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ISBN 7-5324-2928-8/I-1253(儿) (软精) 定价: 9.00元

世界动物故事名著

猛狮爱尔莎

海豹历险记

狼王洛波

霹 雷 虎

奇猫小传

黑 骏 马

丛林虎啸

丛林传奇

霹 雷 虎

狡猾的狐狸怎样会有强烈的母爱本领？小黄狗“乌利”身上怎么残留狼的本性？漂亮的松鸡怎样和敌人顽强斗争？……

目 录

春田狐	1
乌利	32
红脖子	56
霹雷虎	100
威尼佩格狼	123
后记	149

春 田 狐

—

母鸡神不知鬼不觉失踪的事，已经接连有一个多月了；我回到春田家里度暑假的时候，觉得有责任把出事原因查查清楚。这一点我不久就做到了。这些母鸡是一只只地给弄走的。时间不是在进窝之前，就是在出窝以后，因此偷鸡贼不可能是那些过路人和邻居。它们也不是在高高的树枝上给逮去的；所以跟树狸和猫头鹰也扯不上关系。而且，打出事以后就没发现过什么吃剩的死鸡残骸(hái)，看来凶手也不会是鼬(yòu)鼠和貂(diāo)鼠。算来算去，那责任就非落到狐狸头上不可了。

艾伦达尔大松林座落在河流的另一岸。我在下游的浅滩上仔细侦察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些狐狸脚印，和我家普列茅斯克罗种鸡的一根带条纹的鸡毛。等我爬上前面的堤岸，想多找些线索的时候，听见背后有一群乌鸦在大地呱呱直叫。我一转身，就看见这些黑鸟儿，正在朝浅滩

上的一样什么东西俯冲下来。我仔细一瞧，知道又是那套强盗碰上贼的老把戏。原来浅滩当中有一只狐狸，爪子抓着什么东西——它



又在我家谷场上偷了一只鸡，正往回跑哩。那些乌鸦自己也是些死不要脸的臭贼，可它们总是头一个大喊“捉贼”，而且早就做好了坐地分赃的准备。

这会儿它们搞的正是这种鬼把戏。那只狐狸想回家，就非穿过这条河不可，可是过河的地方，就不得不遭受鸦群猛烈的攻击。现在它正想猛一下冲过河去。要不是我也参加了对它的攻击，它保险可以带着战利品渡过河去的。可是现在，它把那只半死不活的鸡一扔，就溜进松林不见了。

这只狐狸经常这样整批整批地搜刮吃食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因为家里还养有一窝小狐狸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到它们。

当天晚上，我带着自己的猎狗兰格，穿过河去，走进了艾伦达尔松林。兰格刚开始巡回搜索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见附近林木茂密的峡谷里，传来了一阵又短又尖的狐叫声。兰格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，马上一个纵身窜了出去，浑身是劲地往前直奔。不一会儿，它的声音就在高地

那边消逝了。

将近一个钟头以后，它回来了。因为正是八月大热天，所以它跑得又喘又热，就在我的脚边躺了下来。

可是，就在这么一转眼的工夫，附近又传来了那“呀呀呀”的狐叫声，于是兰格又冲出去追逐了。

它粗嘎(shà)地吠叫着，冲进了漆黑的夜色里，径直朝北方跑去。不一会儿，响亮的“汪、汪”声，变成了低沉的“喔、喔”声，接着又越发轻了些，最后终于听不见了。这时候狐狸和狗一定跑到了几英里路以外的地方，我就是把耳朵贴在地面上，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。一般只隔开里把路不到，兰格的金嗓子是不难听见的。

我在黑洞洞的松林里等着的时候，听见一阵悦耳的滴水声：“叮咚叮，哒叮咚哒咚。”我根本不知道，在这么近的地方还有泉水，而在这样闷热的夜晚，这也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发现。可是我跟着声音走去，却来到一棵橡树跟前，并在这里找到了声音的来源。这是一首多么柔和多么悦耳的歌呀，在这样的夜晚听起来，真叫人心里充满了愉快的感觉：

铛铛咚叮

哒叮啊咚啊咚啊叮啊

哒哒叮咚哒哒咚叮

得淋啊咚啊得淋啊得伦。

原来这是加拿大梟(xiāo)唱的“滴水歌”。

可是突然间，一阵低沉而粗哑的喘气声和树叶的沙声告诉我，兰格已经回来了。这一回它弄得精疲力尽，舌头耷拉着几乎碰到了地面，还一个劲儿地淌着唾沫，它的侧腹在不停地鼓胀收缩，流在胸脯和身子两肋上的唾沫，在一颗颗地往下直滴。有一会儿，为了表示忠诚，它屏住喘息，舐了舐我的手，接着就噗地歪倒在树叶堆上，大声地喘起气来，响得把其他别的声音全都掩盖了。

可是就在这时候，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，又传来了一阵惹人着急的“呀呀”声。这一下，我把一切都弄明白了。

原来那个住着小狐狸的地洞就在我们旁边。老狐狸呢，正在轮流想办法引诱我们离开这儿哩！

时间已经是深夜了，我们便动身往回走去，我满怀信心地觉得，问题已经接近解决了。

二

很多人都知道，这儿有只老狐狸带着它的一家子住在附近一带，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它们竟住得这么近。

大家都管这只老狐狸叫“刀疤脸”，因为它脸上有一

道从眼角直通到耳根的疤痕，这大概是它追捕兔子的时候，在铁丝网上撞伤的。伤口好了以后，生出一绺(lu)白毛，变成一道一辈子也改变不了的明显标记。

去年冬天，我见过它一次，对它的狡猾诡诈，已经领教过了。那时候刚下过一场雪，我出去打猎，穿过空旷的原野，来到老磨坊背后的灌木丛生的洼地边缘。当我抬起头来，想欣赏欣赏洼地的景色的时候，发现对面的长堤有一只狐狸在小步奔跑。它所走的路线跟我所走的，正好成了一个交叉形。我马上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。为了不让它看出任何动静，我既不低下头来，也不扭过头去，一直等到它消失在洼地最低处的茂密的乱丛棵子里。当它走到看不见了之后，我马上哈着腰兜到它前头，在乱丛棵子另一边的出口处等它出来。可是等了半天，也没见着一只狐狸影儿。我仔细一瞧，看见一些跳过乱丛棵子的新的狐狸脚印。我顺着脚印朝前望去，只见老刀疤脸坐在我背后老远的高地那边，正在怡然自得地笑着哩。

研究一下它的脚印，问题就清楚了。原来我最初看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发现了我。可它也象一个道地的老猎手一样，一点不动声色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直到走出我的视线以后，就拚命绕到我的背后，等在那儿瞧我的窘相。

尽管有了这样的经验，可是到入春以后，刀疤脸的狡

猾诡诈，又使我上了一次大当。那时我跟一个朋友在山地牧场那边的路上散步。我们经过一个离我们不到三十英尺远的山脊，上面有许多灰色和褐色的圆石头。在走近山脊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说：

“那边第三块石头，看上去挺象一只蜷缩着的狐狸。”

可是我看不清楚，于是我们便走了过去。但没有走上几码^(注)路，突然起了一阵风，风刮在那块石头上好象刮在野兽的毛皮上一样。

我的朋友说，“我看准那是只狐狸，躺在那儿睡着了。”

“我们马上就会弄明白的。”我回答着，一面转过身去打算往回走，可是刚跨出一步路，就有只狐狸猛地一跳，一溜烟跑掉了。我一看哪，正是那只刀疤脸。牧场中央被火烧去了一块，留下一大片黑糊糊的土地，它拚命跑过了这块黑地，一直奔到没被烧过的黄色草地上，才蹲下来休息。在那儿，我们已经看不见它了。刚才它一直都在盯着我们瞧，如果我们老是沿着那条路走，它也不会动弹的。它蹲在那儿象块圆石头，象堆干草，这倒没什么奇怪的，可是它居然知道自己跟这些东西非常相象，而且随时在利用这一点来保护自己，这就使人惊奇了。

不久我们就发现，正是刀疤脸和它的妻子维克森，把

〔注〕 英美制长度单位，一码等于3英尺，合0.9144米。

我们的松林做了它们的家，把我们的谷场做了它们的粮食供应基地。

下一天早晨，我们在松林里搜索了一次，发现了一堆就在最近几个月里堆起来的泥土。这一定是狐狸掘洞的结果，可我们却一个洞也没有找到。人们都说，真正聪明的狐狸，在挖掘新洞的时候，总是先掘好一个洞，把里面的泥土统统扒出来，再挖一条通向远处灌木丛的坑道。然后再把头一个掘好的、过于显眼的洞口完全封闭起来，只使用掩藏在灌木丛里的另一个洞口。

于是，我又在一座小土墩的另一边继续找了一阵子，找到了真正的洞口。并且还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，洞里一定有窝小狐狸。

在土墩旁边的灌木丛上，耸立着一棵大的空心的极木树。树干歪得非常厉害，底下有个大洞，顶上有个小洞。

过去，我们这些男孩子，常常用这棵树来玩种种游戏。我们在松朽的树洞内壁上，刻出一格格的阶梯，有了它们，在空树心里爬上爬下就方便多了。现在这正好合我的用。第二天，在和暖的阳光照耀下，我就跑到那儿去守望了。我在树顶的枝条间躲了没多大工夫，就看到了住在旁边地洞里的有趣的家庭。小狐狸一共有四只，长得都挺出奇，活象一只只小羊，浑身长着毛茸茸的外皮，



母狐在旁边高兴地看着

四条小腿儿又长又壮实，满脸都是天真的样子。可是只要对它们的尖鼻细眼的宽脸儿，再看上一眼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，所有这些天真的小家伙，全是那只满脑子鬼聪明的老狐狸所制造的产品。

它们在那儿嬉戏着，晒着太阳，有时还相互扭来扭去打玩儿。后来它们听见一阵轻微的声音，就急忙钻进洞里去了。可是这样的惊慌是不必要的，因为这是它们妈妈的声音。它穿过灌木丛，又带来了一只鸡——我记得，这已经是第十七只鸡了。它轻轻地叫了一声，小家伙们就翻翻滚滚地打洞里奔了出来。接着，一幕在我看来非常精彩、可我叔叔是绝对不会喜爱的场面展开了。

它们一下子冲到那只母鸡身上，撕扭争打，你抢我夺。它们的母亲，一面警惕地守望着敌人，一面满心欢喜地瞅着自己的这些小宝宝。它面部的表情是很奇特的。首先是一种高兴的嘻笑，可是那种经常不变的凶野和狡猾，还仍然流露着。原来的那股子残暴和勇敢，也并不减色。不过最为突出的，还是那种显而易见的母爱和骄傲感。

这棵极木树的根部隐遮在灌木丛里，比狐狸洞所在的土墩子要低得多。因此我可以随意地来来去去，也不会吓着狐狸。

我这样观察了许多天，看到了很多小狐狸受训练的情形。它们从小就学会，一听见什么不对头的声音，就马

上停止一切动作，象泥塑木雕似的，一动也不动；等到接下来还有什么声响，或是其他什么可怕的事时，才跑去躲起来。

有些动物的母爱特别强烈，它们会用这种丰裕的感情，慈爱地对待跟它们毫无关系的小动物。但是，老维克森看来却不是这样。对小狐狸的喜爱，使它变得越发残酷了。它常常把活生生的老鼠和小鸟逮回家来，不让它们受到过重的伤害，为的是好让小狐狸更长久地糟蹋和玩弄它们。

在山上的果园里，住着一只山鼠。它长得既不漂亮，也不风趣，可它却懂得怎样好好地照顾它自己。它在一棵老松树桩子的树根当中掘了个洞，这么一来，那些狐狸就没法挖洞到地底下逮它了。不过，山鼠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它们是不大劳动的；它们认为，智慧要比辛勤的劳动有用。每天早晨，这只山鼠都要躺在松树桩子上晒太阳。如果看见狐狸来了，它就跳下树桩往洞里一躲。要是敌人跑得挺近，它就再朝里面一窜，一直呆到危险过了再出来。

有天早晨，维克森和刀疤脸觉得，小家伙们已经到了应该开开眼界，看看山鼠的时候了。那只果园里的山鼠，



正好是它们实地上课的好题材。于是它们一块儿来到果园的围篱旁边，没让那只躺在树桩上的山鼠看见。接着刀疤脸明目张胆地走进果园，又顺着一条跟松树桩隔有相当距离的直线，从容地走了过去。在这段时间当中，它一次也没有回头望过，装得叫那只一直盯着它瞧的山鼠，认为自己并没有被发现。刀疤脸走进园子的时候，那只山鼠便悄悄地从树桩上跳下来，呆在洞口等狐狸过去。可是它心里一盘算，觉得还是放聪明些的好，于是又窜进地洞里去了。

刀疤脸它们就要它这么做。躲在果园外边的维克森，这时便飞快地跑了进来，往树桩背后一闪。刀疤脸还是慢吞吞地往前走，眼瞧它越走越远了。狐狸越往前走，山鼠的胆子就越大，就越往外面跑，等到狐狸走得看不见了，它又爬上了树桩子。可是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维克森猛一纵身抓住了它，并且狠命地把它摇来摇去，一直弄到它失去知觉才罢休。刀疤脸一直在眼角上注意着背后的动静，这时候也奔了回来。但是维克森用爪子把山鼠一抓，就动身往家里跑去。刀疤脸知道，它不用再费什么劲儿啦。

维克森一面往回跑，一面非常小心地照顾着那只山鼠，所以等它到家的时候，山鼠已经能够稍微挣扎挣扎了。维克森低低地朝洞口“喔”了一声，小家伙们就象小学生做游戏似地涌了出来。它把受伤的山鼠朝它们一扔，

它们象四个小疯子似地扑了上去。喉咙里细声细气地叫唤着，小嘴狠命地咬着。可是那只山鼠拚命地抵抗起来，并且打退了它们，拐着腿慢慢地向一簇乱丛棵子逃去。小家伙们象一群猎狗追了上去，拖尾巴的拖尾巴，抱肚皮的抱肚皮，可还是没法把它弄回去。于是维克森叭叭两跳，抓住它又拖到了空地上，让孩子们玩弄。这种野蛮的把戏一直玩了很久，直到有个小家伙被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痛得哇哇直叫的时候，维克森才跳起来一下子弄死了那只山鼠，结束了它的痛苦。

离狐狸洞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块长满粗壮野草的洼地，这儿是田鼠的游戏场所。小狐狸们在洞外的第一堂森林课，也是在这儿上的。它们在这里第一次学到捉老鼠的知识，在所有的捕猎食物当中，这是最容易的一种。上课的时候，主要是看老狐狸的示范，可是小狐狸的强烈的本能也很要紧。老狐狸常常用一两种信号来表示：“趴着别动，看好，”“来，照我的样儿做，”等等。

在一个无风的夜晚，这群快活的小家伙来到洼地上，狐狸妈妈叫它们静静地趴在草地上。突然间，远处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尖叫声，这表示游戏已经开始了。维克森站起身来，蹑着脚走进草地——它没有俯着身子，而是尽量踮得高高的，有时候还用后腿站起来，以便看得更加清楚些。田鼠的跑动是在乱草底下进行的。要知道哪儿有